樊南文集補編

歸安 錢振倫楞仙箋
錢振常竾仙注

祭文

爲司徒濮陽公祭忠武都押衙張士隱文

國文爲王茂元鎮陳許時作。司徒見後外舅司徒公文忠武見懷州刺史狀押衙見兵部尚書表

惟爾業傳元女見幽州張相公狀 胄自青陽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張氏出自姬姓黃帝子少昊青陽氏第五子揮爲弓正賜姓張氏 三河設辨五郡推良前見道與觀林 康用苞含立節柔將恭謹推剛史記季布傳諾公皆多布能推剛爲柔又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 伊昔頑民資鄉舊許謝瀹稱許昭義李僕射狀頑民見晉習許見左傳 剝終覆族漢 大猶戀主曹植上責躬詩表不勝犬馬戀主之情 從諸侯之鈇鉞禮記 逐大將之旗鼓史記淮陰侯傳信東下井陘擊趙未至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閒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

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任重前馳宋書臧質傳質求前馳此志難測衆

纔之一旅見左傳庾信哀江南賦孫策以天下為三分衆纔一旅許伯則摩壘而還傳左曹仁亦逢滯

不渡不疑當作而魏志曹仁傳仁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衆少遂為所圍仁被甲上馬將其麾下壯士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仁徑

渡溝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舉無遺算仕匪遭時史記管晏傳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何

茲皓首李陵與蘇武詩皓首以為期不識丹墀見済復狀劍折而空留玉匣何遜詩可憐玉匣劒復止

飛鳧舄馬死而猶挂金羈說文羈馬絡頭也曹植白馬篇白馬西北馳連翩飾金羈刮骨瘡深見新井碣猶

中斷作史記高祖紀漢王出行軍病甚匿三騎故步日從漢祖項於宗武間六年自殺大劍十二矢石通中過者右四背受膏肓之醫

空傳靡效君臣之藥見陸璣傳休拔趙幟見上空張衛霍總記虛凝而筆取先

投見虢州陳相公狀盡鎖而書攢舊閣穆天子傳天子東遊次雀梁蠹書於羽陵余方守職史記張敖閒使者

表覓無過為輔守職信矣爾欲些魂鮑照蕪城賦貴不埋魂幽石歿骨窮塵想影親虎吳志宋桓傳注吳錄日桓素勇日出遊

去版一將壓下貌無所復恨樵凡前將相進前將續曰所今日真可謂捋虎鬚也樣大矣料臂看猿見丁學士狀泉驚夜築

莊子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草變寒原宋書鄧琬傳烈火之掃寒原荒陌是永

歸之里風俗通陌南北曰阡東西曰陌老松那頂啟之門見新非稱嗚呼聽挽心傷晉書禮志

挽歌出於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覩蹤目眩舞見兵部尚書表國策蔡王目眩良久荀公忠之義者

見馬侍郎啟雖古今而情見與幽壤之是聞孫廣趙謝軍騎表遐逝終天隔幽壤響臨棺之一

奠後漢書明帝紀伏臨餅糟糠而牲牢獎於一奠

按此下為賈常侍祭韋太尉文爲西川幕府祭韋太尉文二首又見全唐文符載卷內文苑英華正作符載考載本蜀人二首之外更有上西川韋令公書上韋尚書書劍南西川幕府諸公寫眞讚爲劉尚書祭韋太尉文足徵與韋皋同時也再考舊唐書劉闢傳韋皋歿於永貞元年八月而載山生於元和中年不相及當係誤收今退一字別之仍錄注其文以備參考

爲賈常侍祭韋太尉文

舊唐書職官志內常侍六人正五品下。太尉見下

至道之世君臣聖明必有才賢爲之挺生昭昭我公得一居貞

窺神靈之奧涵天地之醴精冑襟洞達方略縱橫文房啟而

風雅斯在武庫開而禍亂乃平甲子之歲（按甲子爲德宗興元元年）逆泚矯節（舊唐書朱泚傳建中四年十月涇原兵叛鑾駕幸奉天叛卒等以泚嘗統涇州知其失權廢居怏怏思亂遂無帥幸泚攻寬姚令言乃率百餘騎迎泚於晉昌里第入居含元殿明日移處白華殿八日源休姚令言李忠臣張光晟等八人尊泚自白華入宣政殿僭即偽位自稱大秦皇帝號應天元年明年正月一日泚改偽國號曰漢稱天皇元年）河海沸騰宗社杌隉孤軍隴上勢窮援絕激臨危之肝肺成曠世之勲烈（舊唐書韋皐傳建中四年涇師犯闕德宗幸奉天鳳翔兵馬使李楚琳殺張鎰以府城叛歸於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於楚琳泚爲鳳翔節度使既罷留范陽五百人戍隴州而泚舊將牛雲光督之時泚既以逆徒圍奉天雲光因稱疾謀以皐爲帥將謀亂擒皐以赴泚泚事洩遂率其兵以奔泚行及汧陽遇泚家僮蘇玉將使於皐所持詔以皐爲御史中丞乃反與偕還隴州皐迎勞之明日皐犒蘇玉雲光之卒於郡舍伏甲於兩廊酒既行伏發盡誅之斬雲光蘇玉首以徇泚又使家僮劉海濱以皐爲鳳翔節度使皐斬海濱於是詔以皐爲御史大夫隴州刺史置奉義軍節度以旌之皐遣從兄平及弁繼入奉天城中聞皐右衛士氣復振皐乃築壇於廷血牲與將士等盟又遣使入吐蕃求援十一月加檢校禮部尚書興元元年德宗還京徵爲左金吾衛將軍遷大將軍）帝有寵命擁麾蜀川（舊唐書韋皐傳貞元元年拜檢校戶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劍南西川節度使）威聲烜赫德禮昭宣家有美政人無冗賢熙熙穆穆二十餘年（舊唐書韋皐傳皐在蜀二十餘年重賦斂

以毒月進卒至嶲土虎竭時論非之機謀內發英明獨照頓挫西戎經營南詔通驃國之幽阻道彌臣之貢琛咸屈膝於君王信萬古之榮耀舊唐書韋皋傳皋以雲南蠻衆數十萬與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蠻爲前鋒貞元四年皋遣判官崔佐時入南詔蠻說令向化以離吐蕃之助佐時至蠻國羊苴咩城其王異牟尋忻然接遇請絕吐蕃遣使朝貢其年遣東蠻鬼主驃傍苴夢衝苴烏等相率入朝南蠻自嶲州陷沒臣屬吐蕃絕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復通新唐書南蠻傳驃古朱波也在永昌南二千里去京師萬四千里凡屬國十八曰迦羅婆提曰摩禮烏特曰迦黎迦曰半地曰彌臣曰坤朗曰偈奴曰羅聿曰佛代曰渠論曰婆梨曰偈陀曰多歸曰摩曳餘即舍衛瞻婆闍婆也方期驅兵深來覲謁帝庭承汪濊之殊澤陳訏謨之大經舊唐書韋皋傳貞元五年以功加吏部尚書九年進位檢校右僕射十一年九月加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兼雲南安撫等使十二年二月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七年吐蕃昆明城管些蠻千餘戶又降贊普以其衆外潰遂北寇靈朔陷麟州德宗遣使至成都府令皋出兵深入蕃界自八月出軍齊入至十月破蕃兵十六萬拔城七軍鎮五戶三千擒生六千斬首萬餘級遂進攻維州贊普遣論莽熱率雜虜十萬而來解維州之圍蜀師萬人據險設伏以待之發伏掩擊鼓譟雷駭蕃兵自潰生擒論莽熱虜衆十萬殲夷者半是歲十月遣使獻論莽熱於朝德宗數而釋之賜第於崇仁里皋以功加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封南康郡王如何尊重遷茲殞靈地偃喬岳天沈輔星昨者疾瘳之日咸望再

起頻造屏內候公動止憂國慷慨請立太子事苟未行歿而後已舊唐書韋皋傳順宗即位加檢校太尉順宗久疾不能臨朝聽政宦者李忠言侍書待詔王叔文侍書待詔王伾等三人頗干朝政高下在心皋乃遣支度副使劉闢使於京師闢私謁王叔文曰太尉使致誠於足下若能致某都領劍南三川必有以相酬如不留意亦有以奉報叔文大怒將斬闢以徇韋執誼固止之闢乃私去皋知王叔文人情不附又知與韋執誼有隙自以大臣可議社稷大計乃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皇太子牋俄而裴均嚴綬牋表繼至由是政歸太子盡逐伾文之黨是歲暴疾卒時年六十一贈太師廢朝五日今上嗣位人神交喜豈以傷大賢不見如此某認以菲薄監臨此軍舊唐書宦官傳代宗時子儀北伐親王東討遂特立觀軍容宣慰使命魚朝恩為之然自有此帥未監領而已參蕭曹之議論覩伊霍之功勳淒涼門館顧慕風雲非百身之可贖寄一慟於斯文

爲西川幕府祭韋太尉文舊唐書韋皋傳皋在蜀其從事累官稍崇者則奏為屬郡刺史或又署在所部多不令還朝蓋不欲泄所為於闕下故也

維年月日祭於某官之靈聖[歷]應數今古同風五百年間運屬

我公長河噴射大華宮崇嶽起生人之表獨樓顯氣之中（舊唐書韋本詳前篇）

（皋傳皋字城武京兆人）往者鯨鯢蕩海波濤洶洶京洛風塵人神震恐

公遂屹立天授智勇斬刈師徒扶持汧隴（新唐書地理志隴州汧陽郡屬隴右道）逆

黨顛頓心摧計擁繇是安危繫之輕重天子報功禮數乃殊既

握龍節亦執金吾（本詳前篇）國之西南實曰成都（舊唐書地理志成都府在京師西南二千三百七十九里）夷夏混合山川盤紆苟非哲人莫起令圖賚我賢達付之方

隅（本詳前篇）公乃厥坤維以厚德注群生以和氣應變參乎杳冥布

政歸乎簡易剗風俗之姦宄平人心之險詖肅貔虎以雲屯禮

英髦而麏至蠲萬痾於藥草新百貨於廛肆稠疊賓客之歡肅

穆鬼神之祀補前人之漏略極當時之能事道導而獷俗承風

聲烜而殊鄰慕義（新唐書韋皋傳吐蕃將士至雖皆嫁皆厚資之壻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喪者稱是）狺狺犬

戎昔約報仇疆場薦壽大邦寇讐（舊唐書吐蕃傳論彼吐蕃者西陲開國頻有歲年密邇京邑時犯寇讐雖每遣行人來修舊好亦皆幾至於上國烽燧已及於近郊背惠食言不顧禮義即可知也）公動機權控扼咽喉闢其陬落係其魁酋（事詳前篇）峨和寧雲（舊唐書韋皋傳貞元九年朝廷築鹽州城慮為吐蕃掩襲詔皋出兵牽維之乃命大將董勔張芬出西山及南道破峨和城通鶴軍吐蕃南道元帥論莽熱率眾來援又破之殺傷數千人焚定廉城凡平堡柵五十餘所新唐書地理志峨和縣屬南道巂州）大度橫流（舊唐書韋皋傳貞元十七年皋又令黎州經略使王有道兵二千人過大渡河深入蕃界新唐書地理志大渡州隸黎州都督府）伏不敢動垂二十秋（事詳前篇）伊昔南蠻舊風虔奉朝旨將李非良撫綏失理興兵戰伐深入邊鄙十萬之師蕩為齏塊（舊唐書南詔蠻傳天寶十二年劍南節度使楊國忠專制國政仍奏徵天下兵俾留後侍御使李宓將十餘萬輦餉者在外涉海瘴死者相屬於路天下始騷然苦之宓復敗於大和城北死者十八九）公以誠往彼由感起拜新詔於皇都（舊唐書南詔蠻傳貞元九年以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持節冊南詔仍賜牟尋印鑄用黃金以銀為窠文曰貞元冊南詔印先是韋皋奏南詔前遣清平官尹仇寬獻所受吐蕃印五二用黃金今賜請以黃金從蠻夷所重傳示無窮從皋之請也）歸舊封於越嶲（新唐書地理志嶲州越嶲郡中都督府本治越嶲至德二載沒吐蕃貞元十三年收復）提攜椎

髫之類遂列青衿之齒新唐書南蠻傳南詔又請以大臣子弟質于皋皋辭固請乃盡舍成都咸遣就學驃國之

與彌臣伏聯蹤而疊軌事詳前篇臣製樂以奉聖新唐書禮樂志貞元中南詔異牟尋遣使詣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言欲獻夷中歌曲且令驃國進樂皋乃作南詔奉聖樂用黃鍾之均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贊引二人序曲二十八疊執羽而舞南詔奉聖樂字曲將終雷鼓作于四隅舞者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稽首以象朝覲每拜跪節以鉦鼓又為五均一曰黃鍾宮之宮二曰太簇商之宮三曰姑洗角之宮四曰林鍾徵之宮五曰南呂羽之宮其文義繁雜不足復紀聖裁文以敘美新唐書韋皋傳大破吐蕃遂圖維州生擒莽熱獻諸朝帝製紀功碑褒賜之考

一德之輝光諒有德而已矣方期五福之壽享九命之尊致維

熙於宇內相王帛於天門何至業之堙鬱逢逝水之迅奔竭洄

滄海摧積崑崙精靈一去徽烈空存嗚呼哀哉錦城秋暮北郊

長路寂寞山川蕭疏草樹雖蘋藻之屢薦終轜車而不駐慟軍

府之悲涼增煙霞之思慕某等俱以鉛鈍獲事旌旄庇蓮府之

光彩無汗馬之勳勞載恩愧厚顧位慚高問沈痾之何有與二

江以滔滔

代諸郎中祭太尉王相國文（注）王播也舊唐書本傳太和元年五月自淮南入覲六月拜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四年正月患喉腫暴卒贈太尉○郎中見蘄州李郎中狀太尉見鳳翔李司徒狀

維太和四年月日某官等敬祭於故相國贈太尉太原王公之靈（補）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汾州長史王備亦太原晉陽人播其後也　鳴呼天以和氣鍾於貴人含光不曜（蔡邕陳太邱碑含光醇德　照物如春見兵部尚書表　發自貢士驟爲庭臣（舊唐書王播傳播擢進士第登賢良方正制科授集賢校理再遷監察御史轉殿中歷侍御史○貢士見禮記史記田叔傳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鴻雁聯行共淩青雲（新唐書王播傳貞元中與弟炎起皆有名並擢進士○鴻行見禮記青雲見前浙東楊大夫啟　既操利權兼秉國鈞（舊唐書王播傳元和六年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十年改禮部尚書○利權見左傳國鈞見詩　倉祿甚厚奉身如貧井絡之隅益部爲大（舊唐書王播傳元和十三年檢校戶部尚書劍南西川節度使○井絡益部見　斗牛之下揚州繁會（舊唐書王播傳長慶二年三月爲淮南節度使鹽鐵使如故仍請攜鹽鐵印赴鎮上都院印請別給賜從之○史天文志南斗牽牛星紀之次也其分野自廬江九江負淮水之南盡臨淮廣陵至于東海逝漸九

歌五音紛兮繁會

受祉臨戎 受祉見漢南李相公狀魏志高貴鄉公紀今宜與大后與朕暫共臨戎

油幢曲蓋 油幢見潘陽賀新相公狀漢崔豹古今注曲蓋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焉

印綬重疊 漢書金日磾傳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爲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

恩雖霑濡領如山處之若悶 舊唐書王播傳播天性勤於吏事使務填委胥吏盈廷取決簿書堆案盈几他人若不堪勝而播用此爲適劉楨雜詩沈迷簿領書回回自昏亂

權筦之權往而復還 舊唐書食貨志元和六年鹽鐵使盧坦改戶部侍郎以京兆尹王播代之十三年播守禮部尚書以衛尉卿程异代之十四年异卒以刑部侍郎柳公綽代之長慶初王播復代公綽四年王涯以戶部侍郎代播敬宗初播復以鹽鐵使爲揚州節度使文宗卽位入覲以宰相判使新志載王播領鹽鐵事甚詳而年月與本傳微有不同漢書車千秋傳桑弘羊爲御史大夫八年自以爲國家興榷筦之利注榷謂專其利使入官也筦猶管也義與幹同皆謂主也

炎炎暐暐 爾雅炎炎燻也博雅暐暐盛也

出入一紀 按自太和四年播卒上溯至元和六年凡二十一年

未嘗傷物 莊子聖人處物不傷物者物不能傷也

屢有薦士急難友弟 詩

謹厚訓子 舊唐書王播傳子式史記萬石君傳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

顏閔熙熙 見道興觀碑

不形慍喜 晉書衛玠傳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

處己無咎得君如此若木方高 見門下李相公狀三

香飆欻

起爾雅扶搖謂之猋說文猋有所吹起三台之氣變見在時晉書張華傳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云充論術以變見而明禍福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五福之來晉書盛衰有期晚下黃閣晉見車騎威遲顏延之北使洛詩威遲良馬煩夕歸華堂陸雲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王在華堂言笑嘻怡古辭南歌行書心極所嬉怡詰朝憖然詰朝見左傳憖字字書所無疑當作愍韻會憖亦愍有恙未瘳未撤琴瑟禮記俄愍素旗曹植王仲宣誄何用誄德表之素旗宸衷震悼南齊書王敬遇用感宸衷楚辭九章心震悼而不歡朝右悽悲後漢書王堂傳其遷議朝右商歎才職尊功曹陳蕃詔下褒崇恩殊等夷靈轜既駕釋名輿棺之車曰轜轜耳也懸於左右前後銅魚旋之屬耳耳然也真宅將歸見瘞改求笳簫咽而復揚吳志士燮傳笳簫鼓吹車騎滿道風日慘而無輝元亮等舊新唐書崔元亮傳累署諸鎮幕府太和初由太常少卿改諫議大夫老諫議階居五品與郎中尊秩正同而時又相及疑即其人也或畚挹清塵楚辭遠遊聞赤松之清塵兮或晚承汎愛昔修禮於門楣見道與觀碑令纏悲乎祖載白虎通祖於庭何爲孝子之思也祖者始也始載於庭也乘輀車辭祖禰故名爲祖載也幽顯雖異音徽未昧劉峻重荅劉秣陵沼書余悲其音徽未沬而其人已亡神之格思詩歆此誠酹說文酹餟祭也尚饗

韓城門丈請爲子姪祭外姑公主文

(箋)新唐書地理志韓城縣屬關內道同州門丈未詳何人文中有唐推姜姓周垂崔門二語考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崔氏出自姜姓此公主必下嫁崔氏者也惟宰相世系表及公主傳所載許崔尚主者甚多今標題不載封邑難以確指耳爾雅妻之母爲外姑

伏惟靈圓薿薿慶方興鷟祉 見道興觀碑 彩炯金沙 (晉)植遊仙篇夜光明珠下隱金沙 芳流瑤水 (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李善注)穆天子傳曰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 振馥掩蕙 (楚辭離騷注)蕙香草也 懷穠耀李 (詩) 前朝則皋謝成篇 見仲姑狀 東漢則儀班問史 (後漢書曹世叔妻傳)班彪女也名昭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 後宮承露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願王勿與出入後宮○承露見道興觀碑 別殿相風 (謝莊宋孝武宣貴妃誄)別殿雲悲(三輔黃圖)郭延生述征記曰長安宮南有靈臺上有相風銅烏遇風乃動 屏高雪透簾虛霧蒙 (王嘉拾遺記)越王貢西施鄭旦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若雙鸞之在煙霧沚水之漾芙蕖 武帝之黃金屋裏 (漢武故事)帝爲膠東王年數歲長公主指問曰兒欲得婦否曰欲得指其女阿嬌好否笑對曰好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 阿母之碧綺疏中 見新井碣(說文)疏門戶疏窗也 方

星婺對比月娥同（史記天官書婺女索隱曰爾雅云須女謂之務女或作婺字淮南子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奔月宮為月精淮南）

宋孝武宣貴妃誄望月方娥瞻星比婺。賓館未築（春秋）異觀尚宴吹管邀雲（南部煙花記煬一名吹雲亭）投

壺笑電（藝文類聚莊子曰玉女投壺天為之笑則電太平御覽神異經曰東王公與玉女投壺脫誤不接天為之笑開口流光今電是也按本文云每投千二百）

矯矯出而脫誤不接在天為之笑矯一作梟開口二句是注文）憑淑倚秀含芳吐倩（王篇倩青憑之皃）樓欲起而

鳳來（見道興觀碑） 橋將橫而鵲徧（白帖淮南子云烏鵲填河成橋渡織女） 唐推美姓周重崔

門（見上） 王子敬以箄劄取（晉書王獻之傳字子敬工草隸善丹青以選尚新安公主○箄劄見仇坦牒） 何平叔以

姿貌論（魏志何晏傳晏長於宮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注）晏字平叔魏略曰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 女媿前師（宋玉

神女賦）顧女師命太傅 嬪慚後則（謝朓齊敬皇后哀策文昭我嬪則） 比神仙而作配豈工容而校

德（工容見禮記班固東都賦案六經而校德） 揚歷中外（左思魏都賦賢著於揚歷） 使蓄寵榮（使蓄見詩） 寡規不

替內助無傾（魏志文德郭皇后傳后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 劍分沈躍（鮑照贈故人馬子喬詩雙劍將別離先在

匣中鳴煙雨交將夕從此逐分形雌沈吳江水雄飛入楚城○餘見道興觀碑） 桐半死生（見新井碣） 機殘緯斷（庾信思舊銘[illegible]機焚）

縗裾鶴孤鸞琴怨絃驚（漢書郊祀志）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爲二十五絃虒邑荒臺（漢書東方朔傳）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又地理志臨淮郡有堂邑縣沁園古木（後漢書竇憲傳）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漢書地理志河內郡有沁水縣往往遺蹤（晉植柳頌序）故老斯文表之遺蹤依依炧燭（說文）炧燭㶳也皋平風緊（司馬相如哀二世賦）注平皋之廣衍川斜日遠（陶潛遊斜川詩序）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雖有祭以呈文（梁書劉孝綽傳）孝綽三妹並有才學徐悱妻文尤清拔悱僕射徐勉子爲晉安郡卒妻爲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爲哀文既睹此文於是閣筆終無城而驗哭（列女傳）杞梁妻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而死杞梁之妻哭之城爲之崩怨能感物憂可傷人（孔融論盛孝章書）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嘗旨語夜（序傳）病首藏春五齊誰驗（周禮）九折非神（楚辭九章）九折臂而成醫空留遺範竟掩光塵（見漢南李相公狀）嗚呼哀哉莫自辱嘉姻（見許昌李尚書狀二首）

亟移年序（陳書高祖紀仰懲衛佐亟移年序）試種玉而有感（干寶搜神記）楊公伯雍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無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坡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使種之云玉當生其中後當得好婦有徐氏者女甚有行時人求多不許公乃試求徐氏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爲婚公至所種玉田中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大驚遂以女妻公實坦牀之無譽（晉書王羲之傳）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

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床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婿邪訪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因依高義（史記信陵君傳）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急人之困 俛仰清規（魏志邴原傳注）原別傳曰清規邈世 假華□之

緇墨保私門之鼎彝恩重事著德流慶垂既歡琴瑟亦賦螽斯二語並詩 今則奄忽有期（宋玉傳）聲容渺隔表署古道見白秀才狀 一啟揚曲陌（陸機答張士然詩）迴渠繞曲陌 九醞斯在（張衡南都賦）酒則九醞甘醴十旬兼清善注魏武集上九醞奏曰三日一釀滿九斛米止廣雅曰醞投也 八珍如昔（周禮）縱有寫於千齡終難期於再覿（爾雅）覿見也 嗚呼哀哉敢緣愛女

冀望遺靈（蔡邕祖德頌）斯乃祖禰之遺靈 固將不昧儼或來聽

為王從事妻万俟氏祭先舅司徒文（選）司徒王茂元也此從事與下篇秀才俱難確指詳後一篇○從事見封尚書啟

新婦覺所招（後漢書周勰傳）新婦賢者女 重羅天誦（魏書天象志）比年死婦相繼諸天誦存焉 始釋縗而就吉（魏書禮志）公卿所議皆服終三旬釋衰就吉 俄解帨以問凶（說文）帨佩巾也 衰禍所延或深諸

婦（禮記）宛號之地，良異他人，爰在高堂，嘗依諸舅（詩），聿來我族，實號儒門（見劉禛傑）。雖傳業於詩書，異同光於軒冕，羽書銅印（漢書高帝紀注：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名曰羽書。漢書百官公卿表：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東汎西浮（謝朓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及世難旋臻，家徙壁立（史記司馬相如傳：家居徒四壁立），望萍蓬而結欲（潘岳西征賦：飄浮萍而蓬轉），指溝壑以貽憂，覓家念切，諸生（此諸生當即諸甥，釋名：舅謂姊妹之子曰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制字男旁作生也）。言憂幼女，卜云其吉（詩），天也來儀，遂幕高華（見漢南李相公狀）。蘭階秀異（見孫少府人狀五），尊卑共戚，里巷同歡，豈謂百兩纔歸（詩），雙旌遽改（見華州陳相公狀）。雖在途稱婦（公羊傳），已蒙奠雁之榮（禮記），而辭家適人（禰衡鸚鵡賦：女辭家而適人），未具箴鞶之敬（禮記），詎言不日，奄背深慈，永痛長號，五情分裂（見仲姊狀）。嗚呼哀哉！遠國千里，夜泉九重，側聞龜筮之言，將備塋窆之禮（禮記）。今以干戈未息，途路多虞（謂劉稹初平，詳昭義李僕射狀），清貧昭嬉食之憂（晉）

遐阻難舉家而往不獲躬隨縴旐（見易定李向書狀）親詣松扃（見白秀才狀一）撫行引以傷摧（禮雜記注廟中曰綿在塗曰引）抱眇孤而惋毒（殺孤見左傳注惋歎痛恨也）酒醪粗列（說文醪汁滓酒也）蔬果空陳身叩盂盤血沾匙筯（柶進柶匙匕也筴謂之箸）榮同子婦（禮記）雖稱美於他宗念繫孫甥（左傳）亦兼情於血屬（袁宏後漢紀蔡琰既歸文姬涕泣相對因屏人而言曰今弟幸全血屬豈非天乎）敢希神理（世說戴公見林法師墓曰神理緜緜不與氣運俱盡耳）賜監哀哀

一為王秀才妻蘇氏祭先舅司徒文（秀才見白秀才狀一條詳下篇）

奉違慈顏（潘岳閑居賦稱觴舉壽慈顏和）彌涉半載追攀莫及號毒無任恭惟尊靈好是懿德（詩）其修身克己之規矩誓心奉國之忠誠武略文經官方政術既外言不入於中壺（禮記）故殊勳無預於斯文今瀝血寫誠（魏書尒朱彌傳上可罄心瀝血示以信）叩心寄酹（酹見韓祖姚狀）祇欲以閨庭見聞之事（王儉褚淵碑李善注蔡邕何休碑曰孝友盡於閨庭）申泉扃永遠之哀（江淹為蕭太傅謝追贈父祖表寵輝泉扃）三年未終五情先

遺嗚呼不祐天實爲之（詩） 昔我門外首敬侯服（新唐書宰相世系表蘇氏出自己姓漢代郡太守建封平陵侯子嘉六世孫南陽太守中岱鄉侯純生章五世孫魏東平相都亭剛侯則）傳鼎銘於百代（禮記）稱玉潤於十家（十疑當作一玉潤見獻相國京兆公啟） 新婦之先實繼儒德燕鴈克光於宋子（詩）（禮記） 丹青遠比於瀛洲（原注秦府學士之後。瀛洲見集賢蘇相公狀三） 三紀以前六姻推最（北史序傳顯貴門族榮盛六姻） 俄已吉凶相反中外貽悲（風見） 叢爾鴉孤邈無依怙（魏明帝櫂歌行瞻仰靡依怙） 孱形弱質言歸自出之私（左傳）五嶺三江（見西川李相公狀及上謚表） 遠會分憂之祿（見華州陶大夫狀） 結愛異諸生之列（說見上篇） 延慈於衆妹之中（張衡周天大象賦均九子以延慈） 雖手足乖離鄉關縣邈而蘇氏魂靈有寄門構無虧言念慈仁實動肌骨新婦檮昧成性（說文檮斷木也春秋傳曰檮柮昧闇也郭璞爾雅序謏不揆檮昧） 誨誘難移（晉書唐彬傳誨誘無倦） 大家以卹孤（通鑑晉安帝紀注晉宋閒于婦稱其姑曰大家） 嚴室而悔過面授刀尺（古詩爲焦仲卿妻作左手持刀尺） 躬傳織紝當變許嫁之時（禮記） 未盡宜家之美（詩） 俄

乃守龜有兆（左傳）贄雁來儀（禮記）克以眇軀榮陪諸婦（禮記）愛忘於醜（見河陽李大夫狀）一姻不失新良人既託於外兄（儀禮姑之子外兄弟也）耶嫂復榮於猶女（耶嫂見聽政表）聿總百口（魏書楊播傳一家之中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閒言）咸蒙衣食之仁昆弟二人並受簪纓之賜況茲屢歲時遘沈痾煎餌延憂禱祠積費田巫密召秦緩旁求（二語並左傳）迴幽魂於再三（東方朔十洲記聚窟洲海中申未地山多大樹與楓木相類而花葉香聞數百里名爲返魂樹伐其木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令可丸之名曰驚精香或名之爲震靈丸返生香震檀香人鳥精卻死香香氣聞數百里死者在地聞香氣乃活不復亡也）割廉俸之千萬（見榮陽謝荊南狀）重以某郎祗蒙嚴訓投迹名場敢深惟疾之憂常有于飛之命（左傳）辭離蓋數就養多違或榮寵屢加（劉琨答盧諶詩愆饗仍彰榮寵屢加）每乖於獻賀或起居有忝蓋闕於煎調（本集徐氏曰煎調謂調湯藥之事）日月其除蓋斯寡裕（韓詩外傳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慍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使二男繼夫重貽門戶之憂雖一女出家（魏書釋老志其好樂道法欲爲沙門者不問長幼出於良家性

行素焉無諸嫌穢鄉里所明者聽其出家未有莊嚴之方（維摩經）如須菩提嚴佛無量功德贊莊嚴土一切大衆歎未曾有方將滿腸洗胃（南史荀伯玉傳）高帝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謂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答即釋之易慮兢魂（戰國策）乃且願變心易慮冀收慶於將來用承光於厥後豈謂釁深無禱（劉琨贈盧諶詩）斯釁之深終莫能磨祜薄難修（魏武帝善哉行）自惜身薄祜方於百戰之中（木蘭詩）將軍百戰死忽隆兩楹之夢（禮記）追摧酷烈（楊彪答曹公書）心腸酷裂五內崩傷（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李善注李陵詩日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嗚呼士誰不榮者風義人誰不貴者勳庸（周禮）八綰州符（通鑑）茂元為州牧二歸州也恭州也為經略者二邕管也容管也為節度者四嶺南也涇原也陳許也河陽也唐制經略節度皆領州故曰八綰州符兩司廉印（通鑑）涇原陳許並兼觀察使三遷省座（通鑑）涇原罷鎮之後歷為京職事詳下篇四涉齋壇（通鑑）請因為節度（史記淮陰侯傳）蕭何曰拜大將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玉帛賓豪略盈於管第（易林）富我管第袴襦疲病見桂州上後狀橫厲於藩維（劉琨答盧諶詩）李善注橫厲縱橫猶厲也楚辭曰楫舟航以橫厲雖清閑之事業無虧而大國之依憑未極殷輪莫返（左傳）撫節歸全（後漢書崔駰傳）貴啟體之歸全兮

上軫九重痛淒五服（書）銀章拾級（應劭漢官儀）二千石以上銀印龜紐文曰章刻曰某官之章○拾級見禮記遽爲告弔之愆水土分官（按）茂元沒贈司徒而書汝平水土自指司空或誤耶翻作追榮之美（宋書劉毓傳）言念歔往宜在追榮天乎不憖見詩史記司馬相如傳注憖順也神也何依（左傳）今則龜筮有從（晉書）日月叶吉指祁連而啟引（史記霍驃騎傳）霍去病爲剽姚校尉元狩二年爲驃騎將軍六年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像祁連山○引見上篇復京兆以開阡見白秀才狀一絳旐前指見易定李尚書狀桐棺後出（天平御覽）墨子曰禹葬會稽桐棺三寸葛以緘之嚴姑永痛以觸地觸地見禮記令嗣長號而怨天變霜景於春朝灑夜泉於晝景況奉御諸子服紀纔終三川伯郎喪制未畢（箋）許昌李尚書第二狀云王十二郎十三郎似即從事秀才二人而本集外姑祭張氏女文云七女五男撫之如一往在南海令子云往歲爾兩孤未勝多難提挈而至踰徑涉河十年之間母子俱盡意茂元尚有他子先亡耶今不可考矣（舊唐書職官志）殿中省尚食尚藥局奉御各二人正五品下尚衣尚舍尚乘尚輦局奉御各二人從五品上哭泣遂延於數院纏麻略滿於一門（新唐書地理志）三川縣屬關內道鄜州何昔時榮樂之多而今日彝傷之併短長有數冥冥難分（後漢書張

矣（儀禮）新婦誠合徒步叫哀（庾信太尉廣門公紀千碑泣血徒步奔波千里）〔宏〕臨穴申禮〔詩〕屬稚姑季叔或有止畱家老與臣（國語晉祁奚適而博且吾子之家老也。與臣見左傳）尚多依庇既無家婦（禮記）難曠門庭嗚呼哀哉慣莫切於窮痛永違尊蔭者痛之極不登遐壽者冤之深（阮嵇上巳會賦獻遐壽之無疆）痛極冤深碎心殞首百身非贖〔詩〕九死何追（楚辭離騷雖九死其猶未悔）蔬果盈前酒漿在列繐帷儼撤（謝朓同謝諮議銅雀臺詩繐帷飄井幹樽酒若平生）哀挽成行（見張士璿文）昔為供養之資（禮記）今作幽明之訣冤號圮裂（吳志諸葛恪傳肝心圮裂）觸目崩摧伏希明靈一賜臨降

祭外舅贈司徒公文（箋）王茂元也舊唐書本傳會昌中為河陽節度使是時河北諸鎮討劉稹茂元亦以本軍屯天井賊未平而卒新唐書本傳茂元領陳許節度使又徙河陽討劉稹也會病卒贈司徒謚曰威商隱娶之以為外舅。司徒見鳳翔李司徒狀本集有重祭外舅司徒公文

維某年月日子壻李商隱謹遣家僮齎疎薄之奠昭祭於故河陽

節度使贈司徒之靈惟昔積德卜年源長慶延箋此以下溯王氏之家世而因述濮陽者耤之由史記周紀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卜年見左傳岐山之走馬胥宇詩嵩邱之控鶴尋仙見太子晉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王氏出自姬姓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爲庶人其子宗敬爲司徒時人號曰王家因以爲氏重規疊矩見國文崔相公狀二蕃昌億千左傳詩邈迩中代支離數賢豆藿失君晉書愍帝紀建興四年八月劉曜逼京師十一月帝出降初有童謠云天子何在豆田中時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藿殺浚士衆原以應之及帝如曜營營實在城東豆田壁辛丑帝蒙塵于平陽隨庾謝而南渡晉書王導傳元帝爲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桓彝初過江見導曰向見管夷吾吾無憂矣○庾謝並江左著姓桃葉興詠古今樂錄桃葉歌王子敬所作也桃葉子敬妾緣於篤愛所以歌之○王獻之詩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棄江徐而北旋北史王肅傳肅父奐及兄弼並爲齊武帝所殺魏太和十七年肅自建鄴來奔○江徐並南朝著姓已失晉陽之采地箋謂太原王氏郡望也○晉陽見左傳漢書刑法志注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地爾雅曰采寮官也說者不曉采地之義因謂采地云以種采非也因開濮水之松阡箋謂濮陽水經注秦始皇徙衞君角於野王置東郡治濮陽縣濮水逕其南故曰濮陽也○餘見時非得已吾寧固然王殿別祁抄本作祈縣之居未傷於教

白秀才狀一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烏桓王氏霸長子殷後漢中山太守食邑祁縣孫淹文中子世家文中子王氏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爲子孫資 王濬占玄農之籍果振其先 晉書王濬傳濬玄農湖人也 既而斷韋爽絹 見舍人河東公啟 脫簡重編 漢書藝文志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 一掾則齊翔謝鳳 一掾未詳齊疑當作齊南齊書謝超宗傳超宗父鳳早卒超宗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孝武帝曰超宗殊有鳳毛 兩令則庭落楊鱣 兩令未詳後漢書楊震傳震常客居於湖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緊彼家聲亟墜世故 箋此以下敘茂元父栖曜事跡 值冀寇之北至厲魯馬之南渡 謂安祿山之亂見四證堂碑新唐書地理志河北道蓋古幽薊二州之境晉書苻堅載記比廄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 肇允成公 新唐書王栖曜傳諡曰成 悲丁國步 詩 悼大馬之戀王 見張士隱文 愴梟獍之據路 曹植贈白馬王彪詩鴟梟鳴衡扼豺狼當路衢 投筆三歎 見華州陳相公狀 彎弧一怒 見兵部尚書表 撓斷後之王雙 蜀志諸葛亮傳亮圍陳倉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斷後見左傳 縛難寬之呂布 後漢書呂布傳曹操自將擊布布與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乃下降顧謂劉備曰繩縛我急獨不可一言邪操笑曰縛虎不得不急 新唐書王栖曜傳天寶末安祿山叛尚衡起義兵討之以栖曜爲牙將下兗鄆諸縣初迎將邢超然據曹州栖曜攻之超然乘城號令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箭殞之城

中氣儀逑掖曾州鈇鉞賜殺禮記圭符錫祚膺見實誕上公載揚垂裕舊唐書王栖曜傳貞元初
拜左龍武將大將軍旋授鄜坊丹延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十九年卒子茂元○上公垂裕並見書兩欒音響箋此以下始敘茂元事○
兩欒見考工記梁武帝遣使巡省詔遐審譽職貞不求聞達百丈端標重侯有寄漢書王商史丹傳贊許史三王丁傅之家皆重
侯累將窮貴極富任子來朝漢書王吉傳吉上疏言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書通軒禹
箋積宇源漢帝因卿雲見：作雲書夏禹作鐘鼎書文合韺韶樂緯動聲儀帝嚳樂曰六英帝顓頊樂曰五莖舜曰大韶禹曰大夏熊館中
涓揚雄長楊賦序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史記曹相國世家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注中涓如中謁者方奏揚雄之羽
獵漢書揚雄傳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待詔承明之庭其十二月羽獵雄從賦以風之露臺法從史記文帝紀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
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產何以臺爲漢書揚雄傳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閒豹尾中注從法駕也已賦王褒之洞簫
見舍人河東公啟新唐書本傳茂元少好學德宗時上書自薦乃即祕邸乃登延閣箋此言擢試校書郎也見新唐書本傳晉書束皙傳
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爲乎祕邸漢書藝文志孝武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注劉歆七略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愈高示
之痾癢太平御覽桓譚新論曰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穀梁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遺失又有齊人公羊高緣經文作傳彌離其本事矣後漢書鄭玄傳何休好公

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康成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變服鄭之糟粕**(後漢書服虔傳)虔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又鄭元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莊子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斵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曰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麟臺秩滿**(舊唐書職官志)秘書省光宅改爲麟臺神龍復爲秘書(漢書平帝紀)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眞**龍樓籍通**(箋)此言改官太子贊善大夫也見新唐書本傳○龍樓見[illegible]狀(漢書元帝紀)太子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爲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注)應劭曰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輟春闈之贊謁佐夏口以觀風**(箋)此言至鄂岳佐呂元膺幕也本傳不載入幕事舊唐書呂元膺傳言除鄂岳觀察使玩下復因所託句改元必先爲所辟○春闈當卽春宮闈字注見新井碣(漢書蕭望之傳)贊謁稱臣而不名(水經注)自堵口下沔水通兼夏目而會於江謂之夏汭也故春秋左傳稱吳伐楚沈尹射奔命夏汭也杜預曰漢水曲入江卽夏口矣○觀風見河中鄭尚書狀**魏太子之寓書歡娛不足**(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李善注(典略)質爲朝歌長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魏文帝與吳質書)李善注(典略)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桓司馬之英氣喜怒皆同**(晉書郗超傳)桓溫遷大司馬超爲參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時王珣爲溫主簿亦爲溫所重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復因所**

託往保於東〔箋〕此以下敘茂元從呂元膺破李師道事〔新唐書本傳〕呂元膺留守東都署防禦判官〔舊唐書呂元膺傳〕元和中爲東都留守都畿防禦使〔蜀志先主傳注〕江表傳備曰我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志也齊師拒召洛邸興戎謂李師道之亂見汝南上許南狀三邸見令狐狀二雖得冤穴見河東上楊相公狀一未摧隼墉〔易〕仍叢不教之兵〔書〕纔餘百數羲和難駐之晷〔箋〕復再中羲和見四證堂碑〔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構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爲之退三舍〔史記封禪書〕新垣平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上陽將鳴於夜柝〔舊唐書地理志〕東都上陽宮在城之西南隅東人半逐於飄蓬東人見詩飄蓬見万俟氏祭文公請於帥願當其鋒〔後漢書公孫瓚傳〕不圖今日親當其鋒指白隙以腰劍擐青袍而手弓〔宋史〕宋陳惰悲侗持白棒猶著青袍徐氏曰杜佑通典貞觀四年令八品九品服青時茂元爲防禦判官例帶御史銜所謂青袍御史也〔晉書〕元覆每有奔動或值日暮持白棒整衣帶跣踊不寐坐而待日〔漢〕相和曲陌上桑履中庭盧劍可直千萬餘○手弓見龍記叫嘯則前除鼓勇喑嗚而後騎爭雄〔漢書韓信傳〕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注〕李奇曰猝嗟猶咄嗟也晉灼曰意烏恚怒聲也〔漢書〕王莽傳大司徒保左隊前隊吳志孫堅傳孫騎漸益纔餘數刻盡翦羣兇〔舊唐書呂元膺傳〕元和十年鄆州李師道留邸伏甲謀亂因吳元濟北犯防禦兵盡戍伊闕將焚宮室而肆殺掠元膺追兵圍之半月無敢進攻者防禦判官王茂元殺一人而進或有毀其墉而入者賊衆突出望山而去元膺圍於谷中

盡獲之張衡東京賦鞶凶階餘 山濤論兵此中不淺見獻相圖京兆公啟 魏舒善射知之何晚晉書魏舒傳舒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爲畫籌而已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

徇蹤迹於天朝更從公於蒲坂按此言茂元佐蒲河中事傳當言元膺傳言充河中節度使崔時茂元徇相從迹顏延之赭白馬賦蹤迹過唐元和郡縣志河東道河中府本帝舜所都蒲坂也 旋衣朱紱入謁皇闈按此處當有入為京職事而傳文不載○朱紱見易皇闈見宏文崔相公狀三 乃乘驄馬來臨秭歸按此言由京曹出牧歸州也本集祭張氏文文云秭歸爲牧又陳情表云隼旗楚峽出以分憂馮氏引茂元三閭大夫祠堂銘云元和十五年余刺建平之再歲也則是出牧當爲元和十四年事矣後漢書桓典傳典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晉書地理志歸州領秭歸縣吳晉爲建平郡 峽東遐路水經注江水自建平至東界峽盛弘之謂之空泠峽峽甚高峻王粲贈蔡子篤詩瞻望遐路 灘含駭機水經注江水又東逕流頭灘其水並峻激奔暴魚鼈所不能游行者常苦之張華女史箴替若駭機 桂檝之不用安得見上 布帆之無恙者稀晉書顧愷之傳愷之爲殷仲堪參軍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牋日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 公誘以利史記越王句踐世家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 公申以威見華州周侍郎狀 明拯人之賞呂氏春秋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日魯人必拯溺矣

示伊水之非伊疑當作狎用左傳水懦弱民狎而玩之意卻張禹之江濤非因行縣後漢書張禹傳禹拜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土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以濟涉禹曰子胥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漢書〕焉不疑傳為京兆尹行縣錄囚戢

溫公之水怪〔寶〕候照犀晉書溫嶠傳嶠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世云其下多怪物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族覆火奇形異狀

遷去郎城仍臨蔡壤〔箋〕此當是守郢州而移蔡州本集陳情表云龍馭郎城忽然通貴可以為途遷蔡州事無考本集溝氏曰漢書地理志江夏郡竟陵縣注曰郎鄉楚之郎公邑舊書志郢州長壽縣漢竟陵縣地屬江夏郡又均州有鄖鄉縣漢錫縣地屬漢中郡則此云郎城斷不指均而當指郢矣〔舊〕唐書地理志蔡州屬河南道釋杍柚之悲〔詩〕解秋荼之網桓寬鹽鐵論昔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救旱平怨見羅贍牒

停霜辨枉淮南子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獄仰天而哭夏五月天為之下霜稽義興之部內枯

樹重榮梁書褚翔傳翔為義興太守在政潔己百姓安之郡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咸以為善政所感傅安城之郡

中淫祠罷響城當作成梁書傅昭傳昭為安成內史安成郡舍號凶及昭為郡郡內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聞有人云當避善人軍衆相與騰虛而逝驚起俄而疾風暴雨倏忽便至數間屋俱倒自後郡舍遂安咸以昭正直所致谷山至止郎〔寶〕去思〔箋〕此言紹容邕谷也舊唐書文宗紀太和二年四月以邕管經略使王茂元為容管經略使〔又〕地理志嶺南道容管容州以容山為名〔又〕邕管邕州天寶元年改為朗寧郡乾元元年復為邕州〔按〕郎疑朗之

鶴然本集祭張氏文文㽞作鄙𨳝○至止見詩去思見浙東楊大夫狀

跕鳶息厲見徐適牒**毒虺停吹**庾信哀江南賦豺牙密厲虺毒潛吹

臨海之竇启不禁启當作寶梁書傅昭傳昭出為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教勿封**合浦之珠蚌休移**後漢書孟嘗傳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而海出珠寶先是宰守並多貪穢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嘗到官革易前敝珠去復還**既相溫文旋還儆衛**箋此言內召復為京職也本集陳情表云叨相青宮忝司樞騎仍皆為東宮官屬史文失載其為金吾將軍見舊唐書文宗紀詳下○溫文見禮記蔡質漢官典儀衛士甲乙徼相傳甲夜畢傳乙夜相傳盡五更衛士傳言五更未明三刻後雞鳴衛士踵丞郎趨殿上臺不畜宮中雞汝南出雞鳴衛士候朱雀門外專傳雞鳴於宮中**複道觀警**史記秦始皇紀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殿吏密隷**張衡西京賦薛綜注嚴更督夜行鼓**統臨緹騎東都之上將令官**後漢書百官志執金吾一人中二千石注掌宮外戒司水火非常之事胡廣曰衛尉巡行宮中則金吾徼於外相為表裏以擒姦討猾又志緹騎二百人**意氣朱旗陌獄之諸劉昔誓**朱旗見陸文權相公狀三後漢書陰皇后紀光武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又王昌傳南獄諸劉為其先驅注聖公光武本自舂陵北從舂陵近衡山故曰南獄諸劉也**番禺是宅漲海攸瀦**箋此言出鎮嶺南也舊唐書文宗紀太和七年正月以右金吾衛將軍王茂元為嶺南節度使又本傳太和中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番禺見官告狀鮑照蕪城賦李善注謂承後漢書曰陳茂常渡漲海舊唐書地理志嶺南道循州海豐縣南五十里即漲海渺漫無際舊禹貢

魏水所停曰豬 瘡痏金寶 張衡西京賦所惡成創痏李善注蒼頡曰痏毆傷也史記天官書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 糞土犀渠 按糞土用左傳糞弃事左思吳都賦戶有犀渠係用國語文犀之渠此與金寶爲對似指文犀與車渠耳廣雅車渠石次玉也 跨馬將軍有雙標之柱 後漢書馬援傳交阯女子徵側徵貳反拜援伏波將軍南擊交阯斬徵側徵貳嶠南悉平注廣州記曰援到交阯立銅柱爲漢之極界也又傳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谿蠻夷軍沒援請行帝愍其老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遣援水經注俞益期牋曰馬文淵立兩銅柱于林邑岸北林邑記曰建武十九年馬援樹兩銅柱于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疆也 酌泉太守無去骨之魚 見僕射崔相公狀二及兵部尚書狀 已乏斷牙之筆 梁書張緬傳緬每所居官恆以廉潔著稱在晉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 兼無汗簡之書 後漢書吳祐傳祐父恢爲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其俗舊多珍怪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閒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餘見漢南盧尚書狀 江革船輕空險西陵之渡 見李遇狀 邢公宅湫曾無正寢可居 北齊書邢邵傳邵率情簡素有齋不居坐臥恆在一小屋說文湫隘下也 安定求才朔那闕帥 通鑑此言移鎮涇原也舊唐書文宗紀太和九年十月以前廣州節度使王茂元爲涇原節度使新唐書本傳遷涇原節度使○安定朔那並見濮陽上楊相公狀新唐書賈耽傳常以方鎮帥缺當自天子命之若謀之軍中則下有向背人固不安 衢室憂罷 見滎陽上淮南狀 雲臺夜議 見華州周大夫狀

虜雪嶺之簇烽見兵部尚書表　忽玉關之滯使（箋）似郎茂元奏吐蕃交馬事宜狀所言滯留使臣也許渙陽上陳相公狀三。玉關見華州陳相公狀　李廣名重（史）記李將軍傳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　王商貌異見度支周侍郎狀　征轂方推見盧鄴牒　行臺遂至見幽州張相公狀　塞水分潟（箋）嵇康琴賦李善注潟水流也

邊城早寒嵬鐘響遠（考工記）鼉鼓聲乾（詩）九國遺戎見官告狀　戚憂其族滅（史記衛將軍驃騎傳）族滅無後　三州戎卒戎疑當作戍後漢書西羌傳虞詡說任尚曰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

休歌於路難見門下李相公狀一　排闥無及持符載泣（箋）此下四句似文宗既崩有內召還朝之事本集陳許謝上表云皇帝陛下荆杖協慶棣萼傳輝臣得先巾匙車入拜丹陛可以互證（史）記樊噲傳高祖嘗病甚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　荷紫泥之降數展見馳墨車

而來急（周禮）省挨名在農官署集（箋）此言入朝恐爲京職也本集通表題標僕射祭張氏女文云及登農揆陳許謝上表云蘭臺假號頗署參燮泰漢后之園陵獲申送往掌周王之廩庾方切事居馮氏謂茂元入朝當爲御史中丞太常少卿將作監轉司農卿加僕射內惟將作監見本傳餘則別無顯譜特揲文義約略言之耳。省挨見汝南上淮南狀一（史）記平準書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大僕各置農官　鄗卿曹之四至見汝

南上淮南狀一小承明之三入應璩百一詩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鄗畢之地軒轅之臺箋此言召爲將作監也見新唐書本傳後漢書王符傳注潛夫論浮侈篇曰鄗畢之陵注畢周文王武王葬地也在鄗東南山海經大荒之中有軒轅之臺射者不敢西嚮射畏軒轅之臺葛繃將掩見蘇氏祭文柏陵始開藝文類聚三輔黃圖曰漢文帝霸陵不起山陵稠種柏會稽之象猶未去王充論衡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田鼎湖之龍不歸來見汝南上淮南狀一代邸迎騑將極事居之禮舊唐書武宗紀武宗穆宗第五子也文宗寢疾宰相李珏知樞密劉弘逸奉密旨以皇太子監國神策軍中尉仇士良魚弘志矯詔廢皇太子成美迎潁王於十六宅爲皇太弟文宗崩宣遺詔卽皇帝位於柩前史記呂后紀高后崩諸大臣謀曰代王方今高帝見子最長迺使人召代王至長安舍代邸大臣皆往謁奉天子璽共尊立爲天子迺奉法駕迎代王於邸入未央宮聽政說文騑驂旁馬○事居見左傳喬山護駕猶深送往之哀喬山見道與觀後漢書輿服志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中常侍小黃門副尚書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蘭臺令史副皆執注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送往見左傳許下箋此言出鎮陳許也新唐書本傳領陳許節度使按傳文不載年月觀下文敘迴鶻事約當在武宗之初通典許州許昌縣漢許縣獻帝都於此魏文改曰許昌○淮陽見許昌李尚書狀一舊都淮陽勁卒帳督千乘人般揭至獯鬻潛動偏裨遠出箋謂討迴鶻也詳許昌李尚書狀一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二年八月討迴鶻徵發許蔡汴滑等六鎮之師史記匈奴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偏裨見王珠牒

指授籌謀丁甯紀律 紀律見左傳

秋膠方折 漢書鼂錯傳錯言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注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為候而出軍

塞月未虧 陳後主昭君怨愁眉塞月生

寇屯日逐 漢書宣帝紀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先賢撣將人眾萬餘來降晉書匈奴傳匈奴四姓呼延氏最貴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為輔相

師分谷蠡 史記匈奴傳匈奴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

薛公之揣敵情不過三策 史記黥布傳布發兵反上召見問薛公對曰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憂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

充國之為兵學遠及四夷 漢書趙充國傳充國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

千牛不燧 史記田單傳燕圍即墨城中推田單立為將軍出單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牛尾熱怒而奔燕軍所觸盡死傷燕軍大駭敗走

六驘已馳 史記衛將軍驃騎傳元狩四年擊匈奴單于戰而匈奴不利單于遂乘六驘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

沁園歸主 箋謂太和公主歸朝也詳許昌李尚書狀一。沁園見祭公主文

細柳屯師 見河東上楊相公狀一

赤狄違恩晉城告變 箋此以下敘劉稹作亂茂元卒

於河陽也事詳(選)下劉稹事別見昭義李僕射狀又本集有爲濮陽公與劉稹書。赤狄見春秋(晉)唐書地理志晉城縣屬河東道澤州

假三齊之餘醜

(晉唐書劉悟傳)悟爲淄青節度都知兵馬使憲宗下詔誅李師道師道遣悟將兵拒魏博軍悟未及進馳使召之悟度使來必殺已乃召諸將與謀曰魏博兵强出戰必敗不出則死今天子所誅者司空一人而已悟與公等皆爲所驅迫何如轉危亡爲富貴於是以兵取鄆擒師道斬其首以獻拜義成軍節度使穆宗卽位移鎮澤潞于從諫繼襲戎事敬宗寶(曆)二年充昭義節度等使(史記田儋傳)田榮自立爲齊王盡幷三齊之地索隱曰膠東齊濟北

犯神州之近甸

謂東都鄭州見懷州刺史狀(晉書張寔傳)侵逼近甸

懷邑暨河橋旆轉

(通鑑)會昌三年四月以忠武節度使王茂元爲河陽節度使會昌一品別集會昌三年八月二十四二十八日狀論河陽兵力已竭茂元危窘若賊勢更甚便要退守懷州。河橋見昭義李僕射狀

城東陽而來子懼事在晏相俘武牢而鄭伯憂功存孟獻不爲策密誘敵謀深

(並左傳)

子陽之降奴失計

(後漢書公孫述傳)述字子陽自立爲蜀王建武元年自立爲天子八年帝使諸將攻隗囂蜀地聞之恐動明年述遣田戎任滿程汎將兵下江關十一年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等大敗述將王政斬滿首降於彭田戎走保江州城邑皆開門降

袁熙之別將先擒

(後漢書袁紹傳)曹操進攻鄴袁尚將軍萬餘人還救城操逆擊破之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以其兄子榮爲東門校尉榮夜開門內操兵配拒戰城中生獲配遂斬之(按)熙袁尚弟文似凡記而誤(漢)書高帝紀注別將謂小將別在他所者

元子能官季男善

賦（後本集爲王侍御瑞謝表云如臣弟兄皆冒矢石是元子必瑞也祭張氏女文云七女五男是稱許昌李尚書狀云三兄十二郎十三郎又前爲王從事娶王秀才妻祭先舅文皆不署名字男未知何指○元子能官於見諸）咸移俎豆之裝共集干戈之務金僕陷堅以深入（金僕見左傳史記灌夫傳故戰常陷堅）勁弩飛空而亂注（戰國策被堅甲蹠勁弩）誓與族以忘生（李陵答蘇武書每一念至忽然忘生）報時君之善遇（戰國策豫讓殺而善遇之）陳球家室終避難以無間（後漢書陳球傳球爲零陵太守州兵反郡中惶恐掾吏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言者斬）去病子孫亦成功而有素（史記霍驃騎傳去病卒子嬗代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大勳垂立定命難言長城遽壞（見度支周侍郎狀）泰岳俄摧（泰疑當作泰用禮記泰山其頹意詩夭似傷泰虧也）星墜營中先時盡見（蜀志諸葛亮傳注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於亮營俄而亮卒）兒啼地下比兆難原（陳書周文育傳初文育之據三陂有流星墜地其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得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見殺）遂稽誅於賊壘（晉書殷浩傳遂使寇讎稽誅）遽貽慟於天閽（楚辭遠遊命天閽其開關兮）綏服無禮襃卹加恩（疑當作稅復有禮襃斂加恩會昌一品集賜王茂元司徒制亦既聞其稅復是宜加以襃斂可互證也稅復見禮記襃斂見左傳）誠

藴蓄之非盡（後漢書馬融傳疏越藴蓄注藴蓄猶積聚也蓄與畜通）在始終而可論嗚呼哀哉惟

公之膺秀璆錫（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璆琳琅玕焉）稟和鍾呂（禮記）青海

萬里（梁書西北諸戎傳河南王者其地有青海方數百里）丹霄一舉季布金諾（見除書狀）延陵劍許（見呂

佋牒）既辨冠於燕齊（見新井碣）亦信開於梁楚（開疑當作聞見除書狀）揚親業就繼代

名高永言氣類莫匪英髦（困學紀聞柳子厚王參元書云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讀故李商隱樊南四六有代王茂元遺表云與季弟參元俱以詞場就貢久而不調誌王仲元云第五兄參元教之學）謝萬有安石之兄見推時

俊（見漢南李相公狀）王宏以曇首為弟遠映人曹（宋書王曇首傳曇首太保弘少弟也高祖問弘曰卿弟何如卿困答曰若但如臣門戶何寄。入曹見河東上揚相公狀一）故得行有一矛（詩）居懸重綬（見祭王相國文）赤羽若

日（家語子路曰出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當一隊而敵之必也攘地千里搴旗執馘）金印如斗（晉書周顗傳顗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

（大繫附）賜衣千襲（史記趙世家賜相國衣二襲注單複具為一襲）能（疑當作寵）加寒暑之初宸翰萬重

誓在河山之後（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國以永寧爰及苗裔）重以夷門下士（史記

信陵君傳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仁而下士魏有隱士曰侯嬴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公子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

楚館求才 史記春申君傳荀卿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

御車表敬 見蘇給事狀

比飯除猜 史記孟嘗君傳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君

同羊侶之接賓其醒醉 見李公人狀五

吳蔡凝之待士略彼蒿萊 陳書蔡凝傳大建中授尚書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爲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韓詩外傳原憲居環堵之室茨以蒿萊

而又理達圓空 圓空胡本作同穴似誤梁簡文帝莊嚴閣法師成實論義疏序自佛日圓空正流湯垢

道通無著 首楞嚴經名無住行名無著行

水月觀定 按梁簡文帝十空六首其二水月

春臺寄樂 見道興觀碑

赤髭疏主 蓮社高賢傳佛馱邪舍罽賓國婆羅門種也師髭赤善解毗婆沙論時人號赤髭論主

揮塵尾以無言 見四教堂碑

綠髮仙翁 未詳

攝霓裳而自卻 霓裳疑當作裳霓楚辭九歌青雲衣兮白霓裳

嗚呼哀哉其世榮也如彼其全材也若此忽東暉之云晏雖西山而莫起 揚雄反騷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

語光陰之代謝 淮南子一者代謝舛馳注代更謝敘

石火風燈 庾信思田賦咸風燭與石火嗟民生其如寄

追平昔

之音客驚波逝水（張正見傷韋侍讀詩逝水没驚波）今則青烏薦卜（新唐書藝文志王粲新傳青烏子三卷）白馬臨塋（陳書吳明徹傳父樹葬時有伊代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之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來經墳所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此應明徹即樹之最小子也）并移黃石（史記晉侯世家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始啟滕城（見白秀才狀二）元甲等嫖姚之禮（見祭蘇氏文）荒阡改京兆之名（見白秀才狀二）魏冢竹書幾年復出（晉書束晳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燕邛華表終古含情（干寶搜神記燕惠王墓上有狐狸已經千餘歲聞晉司空張華博學多才化爲二少年書生乘馬而出墓前過去華表神謂曰若去非但喪汝二軀我亦遭累狸不容而去乃持刺謁華華甚疑之此必妖也乃曰千年之妖以千年神木火照之即變世說燕惠王塚前有華表木已經千年發走爲使往取其木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問使使曰張司空忽有二少年多才巧辭疑是妖異使我取華表照之青衣曰老狸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俯然不見使乃伐其木將歸照之其精乃變華乃烹之考工記注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某早辱徽音夙當採異（案此下自敘婚於王氏并及入幕時事）晉綰可託齊大寧畏（並左傳）持匡衡乙科之選雜梁竦徒勞之地（舊唐書商隱本傳開成二年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調補弘農尉○匡衡見上李尙書狀梁竦見盧韜牒）雖餉田以甚恭（左傳）念販

春而增媿（後漢書梁鴻傳鴻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京西當日（箋謂逕原　舊唐書地理志涇州在京師西北四百九十三里）輦下當時（箋謂茂元開成末內召還朝時○輦下見四證堂碑）中堂評賦（張衡西京賦促中堂之隱坐）後榭言詩（爾雅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品流由借富貴虛期（史記陳丞相世家戶牖富人張負女孫五嫁人莫敢娶平欲得之負曰人固有好美如陳平而長貧賤者乎卒與女）誠非國寶之傾險（晉書王國寶傳國寶少無士操不修廉隅婦父謝安惡其傾側每抑而不用）終無衛玠之風姿（見獻相國京兆公啟）公在東落思當再謁（箋義山於會昌二年書判拔萃爲祕省正字東都當指陳許舊唐書地理志許州在京師東一千二百里）貢帛資費（易）銜書見召（沈約陶先生登樓不復下詩銜書必青鳥）水檻幾醉（見令狐狀一）風亭一笑（見宣州裴尚書啟）日機中昃（見易機既當作換）月移朒朓（說文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朒）改頓水之辭違（箋頓當作穎謂陳許也義山自陳許歸後遂不復至茂元幕時方在東都故云往見許昌李尚書狀一）成洛陽之赴弔（箋茂元有宅在洛陽之崇讓坊前上許昌李尚書狀二云王十二郎十三郎扶引靈筵兼侍從郡君今年八月至東洛詭可諮也又上鄭州李舍人狀四云夏秋以來疾苦相繼上李舍人狀二云自還京洛常抱疴恙荷肉之間病恙相纏蓋義山占籍東都抱疴里居適其妻族亦奉喪還洛故下文云將覩祖載遂廹瘥瘍也事當在會昌四年漢書劇孟傳劇孟者洛陽人也母死自遠方送葬蓋千乘）嗚呼京

哉漢陵搖落（詩集河陽詩漢陵走馬黃塵起馮氏曰後漢諸帝皆葬洛陽近地故曰漢陵）秦苑冰霜（按漢上林苑即秦之舊園地當在長安之西然唐人詠洛陽詩多有用秦苑者）將觀祖載（見祭王相國文）遂迫瘥瘍（左傳注小疫曰瘥周禮醫師注身傷曰瘍）謝長（原注上聲）度之虛羸（晉書謝朗傳朗字長度總角時病新起體甚羸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升車未可沈休文之瘦瘠（見獻舍人河東公啟）執轡猶妨（詩）林薄終焉（楚辭九章露申辛夷死林薄兮注草木交曰薄）關河永矣（水經注自南山橫洛水北屬於河皆關塞也）抱痛酸骨銜悲沒齒潘楊之好（潘岳楊仲武誄潘楊之睦有自來矣）琴瑟之美庶有奉於明哲（並詩）既無虧於仁旨（魏書高允傳垂此仁旨）僧虔筆拙（南齊書王僧虔傳僧虔善隸書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葛洪紙空（晉書葛洪傳洪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抱朴子洪家貧常乏紙每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裁詞有盡抆血無窮希降光於寅奠聊照恨於微衷

補遺

修華嶽廟記（國朝孫梅四六叢話商隱此記樊南甲乙集無之獨見於華嶽全集為諸家蒐羅之所不及我文中有闕成

元年句考太和九年王茂元出鎮涇原其明年即開成元年義山正在茂元幕中自涇至華地亦不遠此時地之相及者也惟唐自高祖至文宗中間太高中睿〔元〕肅代德順憲穆敬十二宗內中宗睿宗並高宗子敬宗文宗並穆宗子以世數計之實十二世文云闡皇風於五葉則當爲〔元〕宗舊唐書〔元〕宗紀先天二年九月封華嶽神爲金天王是年十二月改元開元意開成即開元之誤耶至元舅常沈備檢新舊二書后妃外戚諸傳並無其人尚倚等皆不可考征東方節二將軍亦皆代所無皆屬可疑其文格鄙樸與義山諸作不類以別無顯證姑存之

夫華嶽者在西之宗鎮（周禮）正基周秦之墟（班固西都賦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又周以龍興秦以虎視）仰參星井之曜（史記天官書東井輿鬼雍州）協金德以主生（禮周古史考窮桑氏嬴姓也以金德王故號金天氏）含素靈而養物（史岑出師頌素靈夜歎）其狀也則倒成萬仞（見令狐狀二）秀出雲漢（詩）芝草植于其庭（抱朴子按仙經可以精思合作藥者有華山上生芝之草）醴泉流于其下（禮記）連帶岡阜跨抱原野谷雲所潤則土爲神區（華陽國志植幹華宇振條神區）膏雨所降則澤沾萬里斯乃風雲之所宮府物類之所歸藏盡精靈之至極窮山岳之壯麗是以神明居其宅（史記封禪書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游

仙萃其字（易林）華首山頭仙道所游往世以來莫不崇之故配天之義載在虞書秩宗之禮列於祭典大唐膺期承天受命紹重基於萬世闡皇風於五葉（張協七命）王閒皇風載韙啟神炳靈（左思蜀都賦）近則江漢炳靈祈之以信而神降之福（左傳）衆祥並應致治太平災害不作自非誠之所感孰能臻此開成元年九月戊戌遣元舅侍中太宰征東大將軍遼西王遼西常英元舅見詩侍中見處士狀（通典）太宰於殷爲六太於周爲上六卿亦曰冢宰自隋而無又（通典）征將軍皆漢魏以來置征東將軍征西將軍征南將軍征北將軍各一人唐無舊唐書地理志燕州隋遼西郡領縣一遼西屬河北道冠軍將軍禮曹尚書河內公河內荀尚（舊）唐書職官志禮部尚書冠軍大將軍並正第三品又地理志懷州隋河內郡領河內縣屬河北道立節將軍安定侯直勒侯元須（冊府元龜）後魏古弼太武時爲立節將軍。安定見濮陽上揚相公狀薦以三特（舊）唐書禮儀志五嶽四鎮四瀆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西嶽華山於華州其牲用太牢籩豆各四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建立殿廟造作碑闕庶使明神永安其居夫有一善之行尚稱之於時立

一惠於物尚詠之於世況至公配之於兩儀（易）仁澤濟之於生民稽之於義容可已乎遂命史臣爲之頌曰

奕奕西嶽實曰華山（詩韓奕傳奕奕大也爾雅華山爲西岳）基洞水府（初學記楚辭曰鑿山楹以爲室下披衣於水府）峻極於天跨原抱阜包谷懷川幽邃澄澗虛岫揚煙峭崿空籠（沈約八詠詩玉竇膏涓溜石室乳空籠）茂林重邃吐納風雲殖生萬類體靜兼仁惠有攸利神明是居游仙是庇巖以崇宗谷以虛受則天之高擬地之厚潤澤無窮體實長久功配兩儀德均徽猷（鄭虔有明詩錄綜摘藝）思（齊）徽猷朝諮上宰（潘岳河陽縣作再升上宰朝）違茲靈宇（違疑當作達王巾頭陀寺碑眷言靈宇載懷興葺）正以準繩參以規矩材用不衍憲顯章有序庶幾神居永（爾）其所（王巾頭陀寺碑今屈知寺任永奉神居）

樊南文集補編卷第十二

玉谿生年譜訂誤

歸安錢振倫楞仙撰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本傳　按李氏溯源隴西史記傳李將軍廣隴西成紀人也晉書傳涼武昭王暠之十六世孫也舊唐書紀高祖神堯皇帝涼武昭王七代孫也義山詩曰我系本王孫又曰我家在山西山西卽隴西也李翱撰歙州長史隴西李則墓誌云涼武昭王十三世孫李君歸葬鄭州某縣岡原正與義山家世相合必卽其族而分派已遠如李白亦涼武昭王後而不編屬籍也又舊書傳李元通本隴西人世居鄭州爲山東冠族李揆隴西成紀人家於鄭州則李氏之居鄭州者多矣義山詩曰爲邦屬故國謂鄭州也祭叔父文曰壇山舊塋山在鄭州也祭姊文云寓殯

獲嘉又云小姪寄兒本自濟邑濟源獲嘉乃河北地則義山必舊居鄭州遷居懷州故有習業於玉陽王屋之跡然姊與姪女仍歸葬壇山是終以鄭州爲故園也舊傳云還鄭州最得其實新傳容字小誤而二傳祇書懷州河內人皆小疏也

振倫按馮氏泥於壇山舊塋之文遂疑二傳之疎而不知二傳固未嘗疎也考曾祖妣狀義山曾祖叔洪葬於懷州其祖叔卿寓居滎陽沒而不克歸祔卜葬於滎陽壇山之原上并其曾祖妣亦未克合葬是李氏實自懷遷鄭直至義山通籍始奉其曾祖妣返葬於懷也若處士房叔父及裴氏姊則皆葬於滎陽壇山似因占籍已久不復返葬懷州蓋遷居在其祖之時至義山已閱二世則舊塋二字本無可疑馮氏未見此狀若無以圓其

說遂爲此臆斷耳

父嗣本傳 嗣爲彌尉之流終浙東西從事

振倫按馮氏所據者本集祭裴氏姊文云恭惟先德實貂元風良時不來百里爲政又云先君子以交辟員來南轅已轄又云瀨水東西半紀漂泊故約略其辭耳今考仲姊狀云烈考殿中君以知命不撓從容於賓介又云時先君子罷宰獲嘉將從他辟則嗣實曾爲獲嘉縣令與百里爲政更切至殿中省監一員從三品少監二員從四品上丞二人從五品上主事二人從九品上其尚食尚藥尚衣尚舍尚乘尚輦六局之官並屬焉詳舊唐書職官志狀中渾稱殿中似難確指何官又嗣既終於浙中則殿中似先時所歷否或幕職遙領京銜也

憲宗元和八年癸巳商隱生　按義山生年史無明文要之當在此年也朱氏據令狐楚鎮河陽義山纔及弱冠而謂生貞元十一二年閒不知史已誤矣徐氏以爲楚鎮河陽義山當十六歲亦誤也本集可據考年齒者有三一爲開成時上崔華州書一爲會昌四年改葬姊與姪女之文一爲驕兒詩祭裴氏姊文曰靈有行於元和之年返葬於會昌之歲光陰迭代三十餘秋又云寓殯獲嘉向經三紀又云況緜之際殂背之初某方解扶牀猶能記面又云此際兄弟尚皆乳抱時義山僅二三歲耳若計三紀實數則當逆數至元和四年矣然三十餘秋若踰三十卽可稱而三紀舉成數不必細拘如開元天寶合四十三載而云四紀爲天子也況國語云十年數之紀也何必定十二年哉祭姊與姪女時衮師未生其

後初在東川時云或小於叔夜之男約當爲七歲則衮師約生於會昌六年乃驕兒詩形容四五歲嬉戲情狀而自歎顦顇欲四十又云況今西與北羌戎正狂悖指大中三四年党項寇邊及回紇遺種逃附奚部者言之逆數至元和八年則正三十八年與欲四十合其姊若亡於元和九年則至會昌四年得三十一年云經三紀可也崔龜從爲華州紀在開成元年十二月崔鄲爲宣州在二年正月書爲其時所上而云愚生二十五年今自元和八年至開成二年數乃正符此尤其朗然者故斷以是年爲生年縱或稍有先後而大要足據不若舊譜之動多窒礙矣

振倫按馮氏於無可證據之中借一詩二文以定義山之生年用心亦良苦矣然云縱或稍有先後則固未敢自以爲必然也

今考仲姊狀云會昌二年原刻三字誤辨詳本篇商隱受選天官正書祕

閣距仲姊之殁已三十一年由會昌二年逆溯三十一年則仲

姊當沒於元和七年而祭姊文云沈緜之際殞背之時某初解

扶牀猶能記面則馮譜謂義山生於元和八年殊不可通似宜

酌移爲元和六年於理方順惟本集上崔華州書首云愚生二

十五年矣中云爲今崔宣州所不取馮氏據舊書紀開成二年

崔鄲爲宣歙觀察則狀當上於此年逆數至元和六年則爲二

十七歲是愚說亦屬未安同爲義山所作之文不應自相舛午

至此今故不敢徑糾馮氏之誤惟剖析其歧異之端以俟論定

焉

敬宗寶曆元年乙巳商隱年十三父喪除後似懷州無可居始居

蒲之永樂　按祭姊文云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既祔故邱便同逋駭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乃占數東甸傭書販舂占數占戶籍之數也蓋其先由鄭居懷此似懷亦無可居而蒲州在西京東北三百里外貞觀中昇爲四輔故曰東甸其後會昌四年移家永樂有昔去今來之句舊跡當於此徵矣時雖居家於此又近游以資養母而凡所云學仙玉陽東形魄天壇上舊山萬仞青霞外望見扶桑出東海仍屬懷州之境懷鄭固宜頻往來也開成中移家關中至後東川罷歸又還鄭州一生之屢遷靡定而戀戀於故土者皆可見已　又按懷州近在東都之東北占數東甸似亦可謂鄭州無可歸始暫籍爲懷州人也是與玉陽王屋之跡更合若永樂則寓居耳且玩昔去鸞投筆句似其時先有軍事驚

心之行役相去未久況已在移家關中之後未必遠溯從前也此說亦可通然上說較是惟追測總難細定耳

·振倫按自寶歷元年至會昌四年計二十年馮氏前說因二十年後移居永樂有昔去驚投筆一語遂預書遷蒲於二十年之前又因蒲在西京之東遂釋蒲爲東甸凡此皆曲說也後說較近而亦未嚴竊謂義山之移家當以父喪除服爲始桂管就辟爲終祭姊文云占數東甸傭書販舂偶成轉韻詩云明年赴辟下昭桂東郊痛哭辭兄弟東甸東郊皆洛下也補編上李舍人狀云方還洛下又云自還京洛上韋舍人狀云淹滯洛下是義山之定居東都確無疑義惟其定居之後遷濟上遷關中遷永樂轉徙不常猝難考其蹤跡今於此處定爲遷洛則此後較有

端緒可尋矣

開成二年丁巳商隱登進士第令狐綯雅善鍇奬譽甚力故擢第本傳冬赴興元代楚草遺表祭令狐文所云愚調京下公病梁山絕崖飛梁山行一千也十二月還京行次西郊詩蛇年建丑月我自梁還秦也

振倫按義山旣除父喪卽定居洛下而蹤跡時往來於玉陽王屋之閒故畫松詩有學仙玉陽東形䰟天壇上之語補編上令狐相公第六狀爲義山登第東歸後作中云濟上漢中風煙特異恩門故國道里相同北堂之戀方深東閣之知未謝似其時有奉母居濟源之事濟水出王屋境相接也又祭裴氏姊文云小姪寄兒來自濟邑考寄寄葬於會昌四年而祭小姪女文云

寄㦒爾㝵五年於茲則汲於開成五年又云爾生四年則正生於是年或其時與弟羲叟同居耶

三年戊午赴涇原王茂元幕娶其女皆當在是年

振倫按補編爲濮陽上陳相公第一狀爲陳夷行初入相時作考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四月工部侍郎陳夷行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新舊二傳新書宰相表並同而義山已爲茂元作狀似當列之二年爲是

四年己未商隱釋褐爲祕書省校書郎調補宏農尉以活獄忤觀察使孫簡將罷去會姚合代簡諭使還官本傳 按釋褐爲官必由吏部試判義山以判入等乃釋褐授官定制必然故傳文從略

又按職官以淸要爲美校書郎爲文士起家之良選諸校書皆美

職而祕省爲最如翰林無定員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矣至尉簿則俗吏義山外斥大非得意與陶進士書云南場作判比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雖自負文才必得亦隱謂忌者不能抑也又曰尋復啟與曹主求尉於虢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者云云乃矯語耳觀所編諸詩憤鬱可見諭使還官亦非其意也　又按義山於開成二年已云懇調京下然即有興元之急行而釋褐實在四年時當移家關中祭姪女文云赴調京下移家關中寄瘞爾骨五年於茲遡之當在是年則云樂近地有山水者必非始願所及矣

振倫按小姪女寄寄葬於會昌四年而祭姪女文云赴調京下移家關中寄瘞爾骨五年於茲又補編上河陽李大夫第一狀

云下邽上國移貫長安而先叙何宏敬拒命事此事在開成五年則移家關中之在五年已無疑義馮氏必欲移之四年者意以移家謁選然後得尉而姚合之觀察陝虢事在開成四年則不得不提前以就其說也不知唐時先爲內外官從調試判者甚多其以尉而試判者亦時有之義山以才入爲末吏本非心之所樂爲補編上李尚書狀云駑鼓未休搶榆而止而上河東公啟云虞寄爲官何嘗滿秩必其還官之後旋卽辭任赴京以求超擢故會昌二年又以書判拔萃彼此參證其作尉在先移家在後尙何疑哉

會昌二年壬戌商隱又以書判拔萃重入祕書省爲郎本傳

振倫按曾祖妣狀云會昌二年由進士判入等授祕書省正字

此足補史文之略

四年甲子商隱於楊弁平後移家永樂縣居　按葬姊與姪女似皆在正月及太原定後移居永樂時往來京師本傳云茂元卒來遊京師久之不調亦有小疎蓋母服當闋三年也其服闋未調或以婚於茂元故耳重祭外舅文云愚方遁跡邱園前耕後餉春日詠懷云我獨邱園坐四春蓋自此數年皆閒居永樂也甲集序云十年京師窮且餓則以雖居永樂頻至京師故統言之厥後在東川有阿衮寄在長安之跡大約赴桂管辟仍移家京下

振倫按馮氏據詩集大鹵平後移家永樂詩又四年冬以退居蒲之永樂作憶雪殘雪詩列此於會昌四年是矣至謂自此數年皆閒居永樂則似未然補編上李舍人第一狀云去冬適有

私故淹留他縣自春又爲鄭州李舍人邀留比月方還洛下考本集爲李褒作四啟皆爲劉稹平後之辭此狀既云自春邀留自當爲五年之春則所云去冬淹留他縣者卽指四年移居永樂之事而下云方還洛下可見義山之意終以洛下爲定居自會昌五年以後其在洛而不在永樂明矣至引重祭外舅文云愚方遁跡邱園前耕後餉夫重祭文必參觀於初祭而始明補編祭外舅文云改潁水之辭違成洛陽之赴弔是已明指洛下而言又云將觀祖載遂迫羸殤又與上李舍人第二狀自還京洛常抱憂煎骨肉之間病恙相繼語合益見遁跡邱園之語卽指東都不指永樂若我獨邱園坐四春則題係春日詠懷別無指實何能指爲久居永樂之證耶愚謂自會昌五年還洛之後

義山旋復赴京而其弟羲叟尚留於洛玩上李舍人第四狀可見舉此以推則與偶成轉韻詩明年赴辟下昭桂東郊慟哭辭兄弟情事並合不必如馮氏從明年二字作曲說矣

宣宗大中元年丁卯鄭亞廉察桂州請商隱爲掌書記冬如南郡

按本傳皆言請爲判官舊傳又云檢校水部員外郎而新傳無之文集上云被奏當表記也幕職必帶京銜凡判官支使掌書記之屬舊新志未見品秩蓋以所檢校之京職爲高下如諸狀所云也員外郎從六品上階若已得斯銜則還朝不應猶爲九品之尉舊傳恐誤

振倫按補編爲滎陽公上荆南鄭相公第三狀云李支使商隱文爲如南郡時作雖與傳文小異然其時已授幕職矣

同治五年三月啟工十一月成

金陵柏繼倫鐫